

酷滑雪、飆滑板之滑遍天下 - 滑雪、雪地滑板大集 合 - 要滑雪,要飆板,到這兒來就對了!

地球另一端的生活

類別：紐澳經歷

_MD_POSTEDON由 [Ader](#) 發佈於 2000/1/1

這是一次全新的考驗。一個人獨自到澳洲；扛著70公斤的行李四處跑；帶著選手趕比賽；雖然仍是一事無成，但也是盡心盡力。當搶搭上返回台灣的飛機時，感覺真的是累了。姑且不論成果，回想出國期間的點點滴滴也是一段難忘回憶

這是一次全新的考驗。一個人獨自到澳洲；扛著70公斤的行李四處跑；帶著選手趕比賽；雖然仍是一事無成，但也是盡心盡力。當搶搭上返回台灣的飛機時，感覺真的是累了。姑且不論成果，回想出國期間的點點滴滴也是一段難忘回憶。 - 阿德

大衛和瑪麗蓮 (DAVID and MERRILYN)

他們是一對夫婦 - 我在澳洲住宿旅館的主人；大衛在雪場工作，而瑪麗蓮負責旅客客人的慵撒播D。在這種小型旅館的最大好處就是環境單純，主人和房客很容易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。原本旅館從早上七點半開始供應早噯A可是我得在六點半以前到達巴士站，所以早嶸郎n到雪場去解決。第一個不用訓練的早上，當我出現在曙U的時候，他們都很驚訝，因為他們以為我是不吃早檻滿C在他們得知我必須提早出門後，他們允釦培b早上進廚房去拿些食物先填填肚子，一般來說曙U是很忌諱閒人進入廚房的(怕有人下毒吧!?)，雖然早上祇能吃些泡牛奶的“喜瑞爾”，但是對天一亮就要開始投入訓練的我，真的是感動的痛哭流涕。大衛是一個標準的橄欖球迷，我想大部份的澳洲男人都是，看電視都會張牙舞爪，還要錄影起來回味。我們相約明年再見，屆時我想帶一個電鍋去送他們，因為他們煮的飯真的太硬了。

道早安的巴士司機

停留澳洲的時候，為了配合八點開始的訓練，每天必須搭上雪場工作人員專用的巴士去趕火車，清晨天還未明時就得到巴士站等候著，大部份的時間都是一位五十多歲的阿伯負責清晨的運載工作。第一天碰到他時，他很恭敬的對我說了一句『哦咳呦攔再依馬斯』(日文的早安)，當時我是楞了一下，接下來在閒聊中才得知：澳洲的藍牛山滑雪場(BLUE COW)，原先的投資者是日本財團(目前可能已經轉手)；除了滑雪場外，日本人還在鎮上開了一間STATION渡假村，而這位老伯就是在渡假村內工作的，所以也學了一些簡單的日語。雖然我已表明了我不是日本人，但是每天早上他碰到我還是那一句『哦咳呦攔再依馬斯』！祇要有東方人上了他的車，他都會告訴我那些東方人是我的同胞，要我去打招呼！對他而言，大部份的東方人都是日本人！我好幾次向他解釋我不是日本人，他還是那一句 - 『哦咳呦攔再依馬斯』。可惜離開雪場前沒有再碰到他，也未和他道再見，爾後雖然二度訪問JINDABYNE，由於都是自己租車，也沒有機會再和這位老伯碰面；不知道那一年到年是否還聽到他的『哦咳呦攔再依馬斯』！

“英雄”難過美人關

“英雄”來自日本(日文就叫“HIRO”)，他是我的第一個室友(前前後後我有五個室友)。比我早三、四天住進旅館，他的口頭禪就是“I am sorry!”，每天開著一部二手老爺車去雪場玩SNOWBOARD，HIRO準備在澳洲待一年的時間，其中的二個月奉獻給SNOWBOARD，另外的十個月則待在布里斯本，因為他要在布里斯本打工練英文，順便找一個“金髮”的老婆！廿歲的HIRO對金髮美女有極大的幻想...；不！應該說他和他老爸都有「金髮美女」情結，所以帶一個金髮美女回日本是他的第一任務，再讓她學日文，最後就是結婚！當知道HIRO的計劃後，我實在很想建議他去歐洲(純種的白人聚集較多)，因為在澳洲這個各種族匯集的地方，要找到金髮女子可不是件容易的事，再加上現在染髮技術進步，如果HIRO到了結婚那天才發現，他千辛萬苦找到的新娘竟是黑頭髮時，會不會當場昏倒？不過我還是沒有說出

口。HIRO有很多日本朋友都住在鎮上，可是他不願意和他們住在一起，理由是要學英文。但是過了二個禮拜HIRO還是回到日本朋友的身邊，原因我不知道，不過當我在鎮上看到他和他的朋友時，突然覺得靦靦可愛的他，又變成我最討厭的酷酷日本人模樣。我們沒有互留通信地址，不知道他找到金髮美女了沒???

愛子和小“HIRO”

愛子和她的兒子來自日本的名古屋，最初是為了讓小HIRO能利用暑假期間到澳洲學英文，沒想到小HIRO拒絕就範，疼兒子的愛子只好依兒子的要求來滑雪。小HIRO進來的那天，剛好是大HIRO離開的同一天，大衛夫婦都覺得很好笑，因為HIRO變小了！感覺上愛子年紀蠻大的（他的頭髮已經半白），但是小HIRO才小學四、五年級；這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 – 不要太晚結婚生子，小朋友有時是很煩人的。她們第一天的滑雪活動很不習慣，來自名古屋的愛子和小HIRO不曾在那麼大的雪場滑雪，滑道標示不明瞭，不知道要如何下“腳”，恰巧第二天沒有訓練課程，我就很熱心地帶她們去逛雪場。一直到第三天下午當她們從BULE COW滑到火車中途站的PERISHER滑雪場，再滑回BULE COW時，愛子和小HIRO竟然興奮的把雙手舉起高喊“萬歲”（用日文哦），她們認為這是一樁很大的考驗。小HIRO對我很感興趣，他對我和愛子的每一句對話都要求翻譯，晚上看電視時，他很喜觀硬擠到我坐的單人椅旁，她們是我識認最純真的一對日本母子。坦白講我感到很驕傲，因為以我一個台灣人竟然能夠帶著亞洲滑雪水平最高的日本人滑雪，很爽！一直到現在，每年我都會收到愛子的賀年卡，但是我總是忘了回信，這真是件很慚楫漕 C

感言：

值得回憶的人、事、地、物實在是太多了。這次在澳洲的訓練，受到很多人的關心，甚至是不認識的！澳洲的教練幫我調整雪鞋、挑雪板、改動作；一個日本來的指導員很熱心的要教我滑雪（雖然我的澳洲教練很不喜歡他的日本式教法）。在澳洲時的晚上，很習慣順著天際銀河的流向走向旅館，在路上我總有種孤寂的感覺，有時會想這樣出來值得嗎？但是回到現在，我真的很感謝這些周遭的朋友，我想我不是孤單一人的。

[\(寫於1997年，重新修正於2003年\)](#)